

左傳附注二

昭四年 二十五年

襄二十二年 二十五年

第二册

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綫縵而踵相隨
車轂齟齬騎連伍而行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
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
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
梁之民餓餒相及應聲之正無以給上魯梁之
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
梁之人糴十百齊糴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
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說苑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
而羣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

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置練帛之衣大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韓非子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卻

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說苑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

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反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仲曰令國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為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牝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

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為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襟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為愚者也况不及桓公管仲者也桓公發倉困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辱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

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
傭而未反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

愚者出此不取也公嘗中昔也

子時之賦公謂魯也管仲覺其也

辯信之下五始與之再請也而始好也

隨者半若育見暴吹吳雙皆又必不與也公味

韓詩外傳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衰衣應步帶

著桃爰桓公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

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

桃之為言亡也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

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爰桓公說其

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詩曰殷監不

遠

韓非子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

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

公曰善因發倉困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

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或曰管仲雪

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使

桓公發倉困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

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

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為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宿義之恥於君子矣且夫發倉困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施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說苑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

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說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乎夫泰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齊桓公使

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
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
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
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
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
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齊桓公之
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濼陵其城之值雨也未
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徒衆何以
為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濼陵不能雨
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既至天卒聞外

士在內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

僖公十七年

附韓非子人有說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對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大子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侵害己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二難也愛孽不使危正嫡專聽一臣而不敢偶君此則可謂三難也

呂氏春秋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

病矣漬甚國人弗諱寡人將誰屬國管仲對曰
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于
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
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公曰鮑叔
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鮑叔牙
之為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已若者不比于一
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
之為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
若者其于國也有不聞也其于物也有不知也
其于人也 有不見也勿已乎則隰朋可也夫相

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
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鬪大兵不寇桓公行
公用私惡用管子而為五伯長行私阿所愛用
豎刁而蟲出于戶

史記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
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
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
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
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
用三子三子專權

昭公十二年

非人辭不百公曰聞古以所獲曰歸歸以歸

非人辭不百公曰聞古以所獲曰歸歸以歸

非人辭不百公曰聞古以所獲曰歸歸以歸

非人辭不百公曰聞古以所獲曰歸歸以歸

非人辭不百公曰聞古以所獲曰歸歸以歸

非人辭不百公曰聞古以所獲曰歸歸以歸

非人辭不百公曰聞古以所獲曰歸歸以歸

非人辭不百公曰聞古以所獲曰歸歸以歸

非人辭不百公曰聞古以所獲曰歸歸以歸

非人辭不百公曰聞古以所獲曰歸歸以歸

非人辭不百公曰聞古以所獲曰歸歸以歸

非人辭不百公曰聞古以所獲曰歸歸以歸

非人辭不百公曰聞古以所獲曰歸歸以歸

非人辭不百公曰聞古以所獲曰歸歸以歸

非人辭不百公曰聞古以所獲曰歸歸以歸

非人辭不百公曰聞古以所獲曰歸歸以歸

非人辭不百公曰聞古以所獲曰歸歸以歸

非人辭不百公曰聞古以所獲曰歸歸以歸

非人辭不百公曰聞古以所獲曰歸歸以歸

非人辭不百公曰聞古以所獲曰歸歸以歸

非人辭不百公曰聞古以所獲曰歸歸以歸

非人辭不百公曰聞古以所獲曰歸歸以歸

昭公十二年

附公羊傳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吾乃

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

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

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上有罪焉爾

昭公二十年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

附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
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
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
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
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
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
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
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
晏子曰此皆力攻勅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

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眾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弱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龜御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龜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龜頭鶴躍而出津人皆

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龜之首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掣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治專其桃而宜亦反其桃掣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說苑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

刑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睹齋教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閨刑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刑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于刑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于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

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刑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于是令刑跪倍資無正明朝無事

二十三年冬

襄公二十三年冬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

附說苑齊莊公且伐莒為車五乘之賓而杞梁
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
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
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
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
之杞梁華舟下鬪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
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為五乘之賓而舟
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
污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

吾所知也遂進鬪壞軍陷陳三軍弗敢當至莒
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
重為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
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杖楸伏炭二子乘而入
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
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
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母死與子同莒國
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
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
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

鬪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之阨
而隅為之崩
列女傳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
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尸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
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
葬曰吾何歸矣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
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立吾節吾豈
能更二哉遂赴淄水而死

襄公二十五年

附晏子春秋晏子為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
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與爵爵邑盡退朝而
乘嘖然而歎終而笑其僕曰何歎笑相從數也
晏子曰吾歎也哀吾君不免於難吾笑也喜吾
自得也吾亦無死矣崔杼果弑公晏子立崔杼
之門門啓而入崔子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
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吾何為死
且吾聞之以亡為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為義
者不足以立功嬰豈其婢子也哉其縊而從之

也遂袒免坐枕君尸而哭興三踊而出 崔杼
既弑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
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大宮之坎上令無得不明
者為壇三仞培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
皆脫劍而入惟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
者戟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
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
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栝血仰天歎曰嗚呼
崔子為無道而弑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
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

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既在脰劍
既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
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
獨不為天討乎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
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
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
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
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為教矣崔子遂舍之晏
子曰若大夫為大不仁而為小仁焉有中乎趨
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

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懸於廚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韓詩外傳齊崔杼弑莊公荆蒯蒍使晉而反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亦難乎荆蒯蒍曰善哉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用我能去今既不練又不去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事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於

車上君子聞之曰荆蒯蒍可謂守節死義矣僕夫則無為死也猶飲食而遇毒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荆先生之謂也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僕夫之謂也

說苑齊人弑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襄公二十五年

附 晏子春秋晏子臣於莊公公不說飲酒令召

晏子晏子至入門公令樂人奏歌曰已哉已哉

寡人不能說也爾何來為晏子入坐樂人三奏

然後知其為己也遂起北面坐地公曰夫子從

席曷為坐地晏子對曰嬰聞訟夫坐地今嬰將

與君訟敢毋坐地乎嬰聞之眾而無義彊而無

禮好勇而惡賢者禍必及其身若公者之謂矣

且嬰言不用願請身去遂趨而歸管籥其家者

納之公財在外者斥之市曰君子有力於民則

進爵不辭貴富無力於民而旅食不惡貧賤遂
徒行而東耕於海濱居數年果有崔杼之難

襄公二十八年

附 韓非子慶封為亂于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
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
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
以安乎

昭公四年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
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

附呂氏春秋崔杼與慶封謀殺齊莊公莊公死
更立景公崔杼相之慶封又欲殺崔杼而代之
相於是掇崔杼之子令子爭後崔杼之子相與
私鬪崔杼往見慶封而告之慶封謂崔杼曰且
留吾將與甲以殺之因令盧蒲癸與甲以誅之
盡殺崔杼之妻子及枝屬燒其室屋報崔杼曰
吾已誅之矣崔杼歸無歸因而自絞也慶封相
景公景公苦之慶封出獵景公與陳無宇公孫

竈公孫薑誅封慶封以其屬鬪不勝走如魯齊
人以為讓又去魯而如吳王予之朱方荆靈王
聞之率諸侯以攻吳圍朱方拔之得慶封負之
斧質以徇于諸侯軍因令其呼之曰毋或如齊
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乃殺之

昭公二十六年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

附晏子春秋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
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字對曰晏
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
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
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
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
之爵莫尊于子祿莫重于子今子衣緇布之衣
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
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

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
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
以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
也臣聞古之賢君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困族則
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
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
內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之在於四方此臣之罪
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
敝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
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

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間士待臣而後舉火
者數百家如此者為彰君賜乎為隱君賜乎公
曰善為我浮無字也

史記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
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
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
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
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
臣素卑賤君擢之闕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
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

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
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于軍門穰
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
己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畱飲
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
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
後期為賈謝曰不佞親戚大夫送之故畱穰苴
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事約束則忘其親
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
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

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
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
公請救既往未及反于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
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
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
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
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
左馱馬之左馱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
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
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

隱公六年

附史記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立是為曲沃武公三年荀人董伯皆叛曲沃

莊公十六年冬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

侯

附史記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
賂獻於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
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更號曰晉侯武公
始都晉國

僖公五年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
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

附公羊傳五年晉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
息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
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
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
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
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
以亡也穀梁以虢為郭郭君即虢公郭亡即虢
亡未可知也

不餅

莊公二十八年

附晉語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

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戎

夏交粹兆有一畫外象戎內象諸夏夏謂晉也兆端會齒牙交有似粹粹交對者也

交粹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懼民國移心

焉懼離也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

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懼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

知胡可壅也胡何也逞快也壅防也甘言入耳心以為快而不知其惡何可防止

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

以為夫人驪君之姬也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

與史蘇司正正賓主之禮者也實滿也曰飲而無肴夫驪戎之

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

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

兆有之臣不敢蔽兆之紀失臣之官紀經也失官失守官

節有二臯焉何以事君二臯蔽兆失官也大罰將及不

唯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

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為瘳瘳差也臣之不信國

之福也何敢憚罰憚難也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

夫有男戎必有女戎戎兵也女兵言其禍猶兵也若晉以男

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

曰何如里克晉大夫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

人以妹喜女焉桀禹十七世后臯之孫惠王之子夏癸也有施喜姓之國妹喜

其女也以女進人曰女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

夏殷辛伐有蘇氏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

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

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

號石甫比石甫號公名鄭語曰石甫讒諂巧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逐大

子宜咎宜咎申后之名也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姜

姓之國平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

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

王不亦可乎季末也三季王且其兆云挾以銜

骨齒牙為猾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夫若

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離則有之國分不跨其

國可謂挾乎跨猶據也言驪姬不據不得其君

能銜骨乎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

其中其誰云弗從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

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

也宜郭偃晉大夫卜偃也宜言民之主也縱惑

不疚肆侈不違流志而行無所不疚是以及亡

而不獲追鑑鑑鏡也言不得復追鏡今晉國之

方偏侯也方大也偏偏方也乃甸內偏方其土

又小小小於大國在側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大

家鄰國將師保之多而驟立不其集亡雖驟立

不過五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口所以紀三長

之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且夫挾小鯁也可

以小戕而不能喪國害在內為戕戕猶傷也喪

足也亡當之者戕焉於晉何害雖謂之挾而猾

以齒牙口弗堪也其與幾何言不晉國懼則甚

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其銘有之曰嗛嗛之德

不足就也嗛嗛猶小小也不可以矜而祇取

就不足歸就也

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為膏而祇離咎也雖驪之亂其離咎而已其何能服吾聞以亂得聚者非謀不卒時非人不免難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葢非德不及世非天不離數離歷也非有天命佑助不能歷數長久若齊桓晉文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子孫繼業神所命也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行之以葢身不可謂得人廢國而向已不可謂禮廢國謂盡害羣公子也以國向已不可謂知禮也不度而迂求不可謂義以寵賈怨不可謂德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德義不行禮義不則棄人失謀天亦不贊吾觀君夫人也若為亂其猶隸

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沃美也易治也將弗克饗為

人而已士為曰成莫如豫豫而後給夫子成也

夫子郭偃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蘇郭偃也

既驪姬不克晉正於秦五立而後平

史記獻公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驪姬弟俱愛幸

之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

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不使

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

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

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

君好專利而不忌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

塞其退者距違其退去者則其上貪以忍其下

偷以幸偷苟且幸也有縱君而無諫臣縱縱也有冒

上而無忠下言抵冒也君臣上下各厭其私以縱

其回回厭足也民各有心無所據依據杖也以是處

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

之不言讓也士為以告公說乃伐翟相卻叔虎將

乘城乘升也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政猶職也

也戎役也卻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

君壯事力役也言已無被羽先升遂克之羽鳥羽繫

於背若今軍將負眊矣

僖公六年

附 晉語癸丘之會獻公將如會

魯僖九年秋齊桓公盟諸侯於

葵丘名葵 遇宰周公

宰周公王卿士宰孔也為冢宰食采於周故曰宰周公周

公自會先歸 曰君可無會也

夫齊侯好示務施

與力而不務德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

輕謂垂棄而入

重謂捆載而歸

使至者勸而畔者慕懷之以典言

懷安也典

法也法言謂陽穀之會

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

屬會也

示之信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

三會乘

車之會三也存三

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

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薨矣又何加焉

薨棟也又

何如論 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

卒於怨讎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是之不果奉

果克也而暇晉是皇 雖後之會將

在東矣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乃還宰孔謂其

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城景大也今在河

東而汾河涑澮以為淵淵池也戎翟之民實

環之汪是土也汪大貌苟違其違誰能懼之苟違

也其違也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

勢釋其閉脩釋舍也閉守也而輕於行道失其心

矣君子失心鮮不大昏夫折也昏是歲也獻公

卒八年為淮之會八年葵丘後八年也桓八年復

傳曰會於淮謀桓公在殯宋人伐之

節且東畧也

己錄

僖公二十四年

附晉語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斂施舍分

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

救之救之絕也振極也極淹滯之士匡正也正

窮困之人資無子無財者輕關易道通商寬農茂穡勸分省

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援能官方定

物方常也物事也立其常官以定百事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

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耆老禮賓旅友故舊

故舊為公胥籍孤箕纘卻栢先羊舌董韓寔掌

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諸姬同姓也異姓之

能掌其遠官遠官縣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

受也庶人食力各由其力工商食官阜隸食職官宰
食加政平民阜財用不匱

僖公二十八年

附晉語晉國饑公問於箕鄭箕鄭晉大夫曰救饑何

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不以愛憎

惡是為信於名卑之號信於令信於事公曰

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不相踰信

於名則上下不干干犯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

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

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出其帑藏以相振救公

使為箕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

文公十七年

附晉語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

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

臣所以為明訓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

逆天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將

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于大廟召軍吏而成樂

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也役事趙

同肩弟晉大夫原同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

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輕曰襲無鐘鼓曰侵陵以

大陵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錡于丁寧

傲其民也

鐸于形如確頭與鼓相和丁寧謂鉦也傲成也唐尚書云鐸于鑼也非也

鑼與鐸于各異物

于襲侵密聲為釁事也今宋人殺其君

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為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于宋

文公十七年

附史記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

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

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

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

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

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

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

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

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

吳越春秋王即位三年不聽國政沈湎於酒淫
于聲色左手擁秦姬右手抱越女身坐鐘鼓之
間而令曰有敢諫者死於是伍舉進諫曰有一
大鳥集楚國之庭三年不飛亦不鳴此何鳥也
於是莊王曰此鳥不飛飛則冲天不鳴鳴則驚人
伍舉曰不飛不鳴將為射者所圖弦矢卒發
豈得冲天而驚人乎於是莊王棄其秦姬越女
罷鐘鼓之樂用孫叔敖任以國政遂霸天下威
伏諸侯
說苑楚莊王立為君三年不聽朝乃令于國曰

寡人惡為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
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蘇從敬曰處君之高爵食君
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
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綢
衽右朝服曰吾鼓鐘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
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
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
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剗鐘鼓之懸明日
授蘇從為相

呂氏春秋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讒成公賈

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

於楚火朝覲矣道第不可行也火心星也覲見也草穢塞路為

第朝見謂夏正十月晨見於辰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

川不染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壅田若

執發田曰壅藉猶蔭也言其稀少猶若蕪物膳宰不致饋司里不授

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

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

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大辰倉龍之角角星名也見者

朝見東方建成之初寒露節也天根見而水涸

雨畢者殺氣日盛而氣盡也

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成

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

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

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

曰收而場功恃而畚耜營室之中土功其始謂

之營室謂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於午火之土功可以始也詩云定之方中作於楚宮

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

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

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

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

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
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輿草不奪
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
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閒功成
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
之秩官有之秩官周常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
敵位敵也關尹司關掌四方賓客叩關則為之
告聘禮曰及境謁關人關人問從者幾人遂以
入境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
門宗祝執祀宗宗伯祝大祝執祀賓將有司里
事於廟則宗祝執祭祀之禮
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

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餐廩人
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
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
班加一等益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
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
族於周朝單子之名有分
族王之親族也承王命以為過賓於
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
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
無即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典常也
休慶也今陳侯
不念脩績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

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大姬

周武王之女虞胡公之祖妣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

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先王之令無從非彝昔先王

之教懋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言勉帥其德猶恐落墜若廢

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

居大國之間大國晉楚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四者謂教

制官也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於夏氏九年

楚子入陳

儲說篇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

用鄭必以嚴莅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人

多溺子必嚴子之形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游

吉不肯嚴形鄭少年相率為盜處於藿澤將遂以

為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剋之游

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程